

刘仲林 \ 著

古道今梦

中华精神第一义探索

# 新思维

大家出版社

古道今梦

中华精神第一义探索

# 新思维

刘仲林著



大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道今梦：中华精神第一义探索 新思维/刘仲林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ISBN 7-5347-2365-5

I. 古… II. 刘… III. 哲学思想-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633 号

---

责任编辑 宋士杰 责任校对 王 森  
大象出版社 出版(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80 千字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25 册 定 价 11.00 元

---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450000 电话:0371—6222800—3081

# 序

仲林教授的大作《古道今梦》之第三卷《新思维》，刚抽空浏览毕。煌煌巨制，受益非浅，序以赞之。

思想界似有一种错觉，谈到科学思维，常限于西方思维传统，特别是近代成熟起来的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究其原因，大端有二：一是近现代科学主流源自西方、并从西方流播世界，论者常忽略西方以外的科学贡献；二是相当多的人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的思维传统不甚了然。确实，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但这不等于说，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从来就落后于西方。中国人以特有的研究风格和思

维方式，创造了自己辉煌的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代科学的演化，近年来西方许多科学家对传统的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做了颇为透彻的批评和反思，并提出向东方整体思维、直觉思维回归的呼吁。这样的进展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自傲于他人、认为“老子先前比你好”的依据，但确实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既属思想史、又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仲林教授面对的，正是对历史上两种不同的思维传统加以比较，从而为我们今天的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重新定位这一重大问题，他的工作是极具挑战意义的。

与仲林教授相呼应，我想借此机会，扼要地谈谈如何从现代的眼光看中国传统思维，为仲林教授的大作敲边鼓。

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科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37 页）这里涉及到两种思维传统，实际上，它们大致是我们今天称为系统观和还原论的两种

基本思维方式的两种具体历史形态。系统观着眼于组织性，偏重从相互关联的角度对整体加以理解，并且把关系当作基本的研究对象；还原论着眼于基本元素，强调用分析的方法把对象层层剥离，从而纳入某个构造性的理论模型。当然，用系统观这个现代术语来表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难免造成忽视历史具体性的误解，因此，有机论这个术语还是可以接受的，其意义是，相对于西方科学传统中占主要地位的还原论思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机论思维方式，是所谓系统观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形态。它对世界的看法，它处世的精神以及它的方法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的基色可概括为：本体论方面大一统的宇宙观，价值论方面的伦理中心说，方法论方面重视直觉体验和援物类比的趋势。

应当指出，中国古代的一些重要范畴，例如，天、道、自然，这些概念的提出和演化，无不反映当时科学的进步。天道概念的基本内容，是对天体运行及其规律的描述，进而扩大到一般自然界及物质的联系和运动。“天道自然”的一般结论，强调自然的统一性和客观性，宣扬循环异变的演化观，谨持顺应自然、静心观察的科学态度。令人惊讶的是，现代科

技发展所显现出的一些崭新的征兆，在宇宙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方面竟与中国哲学传统的思想暗中契合。当然，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哲学实际上主要是一种相互平等发展的关系，但由此而透露出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精神在现代科技发展中的启发意义，是我们必须认真关注的。

例如，老子和玻尔两人在时空上并无共同点，其学说也不能相互涵盖，但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可比的。事实上，玻尔本人已充分认识到他的互补原理与中国阴阳思想之间的平行性。当他 1937 年访问中国时，就对古代中国关于对立两极的概念深为震惊，并在此后一直保持兴趣盎然。当他 1949 年荣获大象勋章的最高荣誉并被封为爵士时，玻尔为自己设计了一枚前所未有的纹章；在椭圆形的图案中心绘着一块醒目的太极图，以此表示阴阳的互补关系，同时加上“对立即互补”的铭文。玻尔承认：中国传统思维与现代科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协调性。

再如，道的思维，重直觉顿悟和创造性，这与强调逻辑分析和抽象化的西方科学思维，在基本倾向上是对立的，但在科学实践中却是互相校正和补充的。东方国家，包括中国

和日本,在一百多年前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全力以赴学习西方世界的科学和技术,引进实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逐渐移植了西方近代的科学体制。但是,科学的发展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与东方思维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东方思维,特别是中国传统思维,在现代科学发展中越来越表现出积极的意义和顽强的生命力。向道的传统的复归,成为物理学新发现模式的重要倾向之一。因提出介子场理论而荣获 194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著名科学家汤川秀树,曾经在读中学时就开始熟悉并喜爱《老子》。一直到他成名以后,对老子、庄子的兴趣始终不衰。他在谈及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时说,抽象思维能力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它只靠自己是不能起作用的,必须以直觉能力的存在为其前提。他认为,要在直觉与抽象之间实现平衡或协作。现时代科学文明的问题就在于科学远离了哲学和文学之类的其他文化活动。

不过,应该适当地、客观地评价中国传统思维的文化价值。虚无主义当然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当西方后现代主义掀起一阵用东方传统思想去批判现代主义负面效应的热潮时,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排斥或否定

现代科技意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前现代主义的挽歌中自我陶醉；相反，倒是应当在建立现代科学文化的认真努力中，前瞻性地关注其可能的负面效应，并在我们古代的独特传承中受到启发，慧眼独具，准备在跨出有力的一步后，再跨出必要的第二步。

比较研究应当在不同的层次上分别进行，最后加以综合。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均不可或缺。特别应当在观念层，对中国古代形成的独特的思维传统进行辨析，揭示这种被称之为有机论的思维方式之基色，并比照西方居支配地位的科学思维方式，道短论长，着眼于现在和未来，以图通过互补而更新。

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方法论背景主要是基于经验的逻辑统一性。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各地理解全部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最少数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的使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哲学家发现的形式逻辑体系和近代完善起来的受控实验方法，为达到这个目的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近现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科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引进这种科学方法。

当前在世界背景下，有两个基本情况是我们必须充分予以重视的。一个基本情况是

西方以还原论为主的科学思维传统，在现代科学的发展面前，已经暴露出本身的局限性。那种整体论的思考方式、系统把握对象的新观点，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对单纯的分析的眼光和还原论的处理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另一基本情况是中国作为一个在近代滞后发展的国家，科学教育的水平还不高，科学普及得也很不够。因此，近代在西方成熟起来的科学思维方式，还没有为多数国民真正了解。目前重要的工作与其说是对之进行讨伐，不如说是为其开辟道路，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又应具有前瞻的眼光。

中国的有机论与西方科学方法代表两种不同的传统，它们本来是各自独立地平行发展着的。但是，到了近代和现代，由于世界近代化和现代化成了大趋势，它们不可避免地相会了。摆在近代和现代科学发展的世界背景下考察，中国古代传统思维的主要弱点是与其主要长处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观伴以结构性弱点，一体化认知结构伴以狭隘的人伦技术化倾向，直观比类伴以不同层次过渡的模糊性。

重要的是脚踏实地和向前看，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相对衰落之后，中国现代科学技

术发展的主流只能是向西方科学技术学习，包括检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不足。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已经越过或将要越过以还原论为主的阶段，一种系统的观念脱颖而出、风靡各个领域。现代系统观和中国有机论哲学，的确有某种内在的同一性。李约瑟就企图把现代科学定义为中国有机论和西方机械观之间的一种协调。因为中国的有机论哲学类似于现代科学在机械观统治了三百年后倾向于采用的那种自然观。对于李约瑟来说，这意味着在如何估价历史和预测未来科学发展问题上采取一种互补的眼光。笔者想，对于中国人而言，更应当具有这种眼光。既从现实应用的角度、又从前瞻的角度，关注中国有机论思维传统与西方科学传统之间的互补性。

仲林教授的大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综合创造，相信读者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开卷有益。

刘大椿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北京

# 目 录

序 .....	刘大椿
<b>第一章 中华传统思维概述 .....</b>	1
一 从思维到思维方式 .....	2
二 传统思维方式诸说 .....	8
三 传统思维方式聚焦 .....	14
<b>第二章 中华传统思维易解 .....</b>	21
一 《周易》思维的主线 .....	23
二 取象比类推理方法 .....	31
三 象数和谐推理方法 .....	40
<b>第三章 中华传统思维综论 .....</b>	55

一	五行思维及其方法	56
二	阴阳思维及其方法	63
三	大象思维及其方法	73
<b>第四章 中华传统思维广览</b>		85
一	文字象思维	87
二	科技象思维	94
三	文艺象思维	103
<b>第五章 传统思维现代转化</b>		117
一	扬长补短双重使命	119
二	思维的太极与四象	126
三	美学与逻辑学联姻	133
<b>第六章 概念思维形式逻辑</b>		143
一	思维兴于触类而长	144
二	形式逻辑要点综述	152
三	演绎推理归纳推理	156
<b>第七章 意象思维审美逻辑</b>		167
一	审美逻辑心理基础	169
二	审美逻辑要点综述	177
三	臻美推理类比推理	187

<b>第八章</b>	<b>人类思维互补结构</b>	205
一	逻辑诸推理关系图	209
二	思维运动互补模型	217
三	从中华文化看思维	221
<b>跋</b>	<b>刚柔相推 变在其中</b>	227

# 第一章 中华传统思维概述

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  
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sup>①</sup>

——张岱年

有一篇来自生活的感悟一段散文，耐人寻味。

新村的住房整齐划一。

一日回家，走到楼道口，瞥见后面有一家小酱油店。心想这店本来开在前面，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想打开信箱取晚报，发现竟上了锁。心想丈夫怎么锁起信箱来了，多麻烦。

走上二楼去，那张本来赫然在目的《墙门公约》没有了。心想居民干部工作好积极，又在修订了。

走到三楼，原来堆在弯道边的一堆破烂杂物不见了。心想这户人家终于开始懂道理了。

---

① 《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走到四楼，掏钥匙开锁，才知我竟走错了一幢楼。<sup>①</sup>

从心理学上说，这是一种思维定势现象：在我们接受一种新思路以前，所有思维都在为旧思路辩解。由于惯性影响，改变生活思维定势是困难的，而改变学术思维定势更难，科学哲学家库恩（T. Kuhn）称之为“范式”革命。

中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面临的就是一场异常困难复杂的“范式”变革。回顾 20 世纪文化激烈而曲折的发展，我们深切感到，尽管批判了许多旧思想，引进了许多新思想，形成了有一定特色的 new culture 力量，但能综合东西方文化之长的“新范式”仍没有建立起来。这不禁令人反思：文化“新范式”的建设，能在具体观点的取舍层面上完成吗？是否需要深入到整个思维方式变革的层面？《新思维》探讨的正是这一主题。这也是本书系《新精神》、《新认识》两卷议题的自然延伸。

我们首先从对中华传统思维的认识开始。

## 一 从思维到思维方式

张岱年先生在谈到当前中华新文化建设时指出：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这一文化更新的过程中，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历史任务。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必须首先理解传统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提高、改进的过程有一个“出入”的问题。北宋时代，几位理学家，张载、程颢、程颐等，大都曾“出入老释”，然后创建了理学的理论体系。所谓“入”即入乎其中，对之进行深入的研讨，从而有较深的了

---

<sup>①</sup> 莫小米：《辩解的功夫》，载《今晚报》，1996 年 12 月 14 日。

解。所谓“出”是出乎其外，即摆脱了其所有的局限，超越了其理论水平。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传统的思维方式，才能超越传统的思维方式。<sup>①</sup>

这一“入其内”“出其外”的思想相当精彩。看上去简单，落实颇难：从现实上说，长于“入其内”者，往往忽视“出其外”；善于“出其外”者，常常轻视“入其内”，二者缺乏有机的结合，以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中华新思维方式的建设，难尽如人意。

80年代以来，我国的思维研究，无论在“入其内”方面或“出其外”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入其内”方面，中国哲学与文化学者，召开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新探》（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等一批专著。在“出其外”方面，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者，召开了全国思维科学讨论会，出版了《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思维科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大脑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等一批专著。现在面临的极为重要的议题是，如何将“入其内”和“出其外”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推进传统思维研究，实现中华思维方式变革。

笔者80年代对思维问题探讨，集中于“出其外”方面，通过对科学创造思维过程研究，提出了审美逻辑等观点，如《科学创造思维中的逻辑》（《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等。进入90年代，则转入“入其内”方面，通过对意会认识论研究，探讨中华传统思维的特点和规律，如《负的方法与意会认识论》（《冯友兰研究》第一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等。本书则是将“出其外”与“入其

---

<sup>①</sup> 《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